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天闖 潘其觀惡報作風聲

話說前回書中，奚□一受了琴言之氣，恨恨而回，心中很想收拾他，又想不出什麼計策，惟有逢人便說琴言在外陪酒，怎樣的待他好，還要來跟他。造了好些謠言，稍出了幾分惡氣。那一個鐺子，菊花盤問起來，奚□一只說自不小心，失手砸了，菊花也無可奈何。偏有那巴英官告訴了，菊化便大鬧了一場，奚□一軟話央求，將來遇有好的再配，方才開交。那奚□一的為人，真是可笑，一味的棄舊憐新。從前買了春蘭，也待得甚好，不到半年就冷淡了。去年得了巴英官，如獲至寶，如今又弄上了得月、卓天香，將英官也疏遠起來。

那巴英官心中氣忿，便與春蘭閒談說道：「從前老土待我們怎樣，如今是有一個忘一個，你心上倒放得開麼？」春蘭道：「我從前主意錯了。與我出了師，我當他是個有情有義的，那曉得是個沒有良心的。看他所做的事，全不管傷天害理。從前那個桶子，也不知騙了多少人。聽得說還有些好人家的孩子，被他哄了，回去競有上吊投水的，將來不知怎樣報應呢。」英官道：「我也聽得說，從前有個桶子，是怎樣的，就能哄人？」

春蘭道：「這桶子是西洋造法，口小底大，裡頭像鐘似的叮叮噹噹的響。他將一樣東西扔下去，叫那人用手取出來。中間一層板，有兩個洞，一個洞內只容得一隻手。若兩手都伸了進去，他便將桶內的機巧撥動，兩手鎖住，再退不出來。聳著屁股，那就隨他一五一□的頑罷。我頭一次就上他這個當。後來被人告發了，將桶子才劈破了。」

英官道：「索性待人有恒心也罷了。從前還常常的賞東西，如今是賞也稀少了，到像該應拿屁股孝敬他的。這個人偏不生瘡。爛掉了，倒大家乾淨。」春蘭道：「你還有舊主人在此，他如過於冷淡你，你可以告假，仍跟姪師爺，我看還比跟他好些。」英官道：「那姪師爺更不好，如果好，我也不跳槽了。那個人肉麻得很，又小氣，一天鬧人幾回，才給幾□個錢，還搭幾個小錢在裡頭，所以我更不願跟他。我在家做手藝時何等舒暢，打條辮子也有好幾百錢。到晚飯後，便有幾個知心著意的朋友，同了出去，或是到茶館，上酒店，嘻嘻哈哈，好不快活。餛飩、包子、三鮮大面，隨你要吃那樣。回到賭場裡去，只要有人贏了，要一吊八百都肯，真是又紅又闊。從跟了那個姓姬的，便倒了運。」春蘭道：「那姪師爺的相貌，實在也不討人喜歡，見人說話口咨著兩個黃牙，好不難看。」英官道：「他身處還狐騷臭呢。」

閒話休題。且說奚□一那天一人獨自到宏濟寺來，和尚與聘才都出門去了，小和尚在自己一間房內，歪在炕上，朝裡睡著。奚□一見他單穿個月白綢緊身，鑲了花邊，綠縐綉的套褲，剃得逼清的光頭。奚□一看了動火，脫了外面長衣，倒身躺下，輕輕的解了他的帶子，把褲子扯了一半下來，貼身服侍。得月驚醒，扭轉頭一看，見了奚□一，便說道：「來不得。」奚□一不聽，得月又說道：「當真來不得。」奚□一還當是他做作，故意進了一步，只聽得得月腹內咕嚕咕嚕的一響。得月連說「不好」，身子一動，一股熱氣直冒出來。奚□一覺得底下如熱水一泡的光景，急忙退出，「口咨」的一聲，擲出許多清糞，撒得奚□一一肚子。奚□一道：「這怎麼好！」忙翻身下炕。

得月跟著下來，往下就蹲，嘩喇喇的一響，已是一大灘，臭不可當。奚□一掩著鼻子瞧那地下，還有些似膿似血的東西。

奚□一找了些紙，抹了一會，褲襠上連帶子上也沾了好些，一一抹了。得月皺著眉擱了擱，方才撒完了起來。不好叫人收拾，自己到煤爐裡搵些灰掩上，掃淨了。奚□一道：「我怎樣好，快拿盆水來洗洗。」得月道：「我原說來不得，你不聽。」便找了小沙盆，舀了些水，將塊腳布與他，奚□一將就抹了一把。

得月重又躺下，奚□一好不掃興。得月道：「我身子不快，且走肚子，懶得說話，你去罷。」奚□一只得出來，卻好碰著卓天香進來，撞個滿懷。奚□一道：「和尚與魏老爺都不在家，得月病了，懶應酬，不要進去了。」天香道：「我們還到魏老爺地邊去坐坐罷，他雖不在家，也可坐得的。」奚□一無可無不可，就同了天香進去，叫聘才的家人沏了兩碗茶，與天香閒談。天香道：「今日我找魏老爺，要問他借幾吊錢，偏又不在家，不知幾時才回來呢？」奚□一道：「你方才從何處來？沾得一身土。」天香道：「去找那賣牛肉的哈回子討錢，又沒遇著。」奚□一道：「你要多少錢使？」天香道：「還短□五吊錢，一時竟湊不起來。」奚□一道：「什麼事這樣緊要？」天香道：「昨日翠官被人訛了八□吊錢，寫了欠票與他，今日來取，約明日還他的。」奚□一道：「翠官被什麼人訛的？」天香道：「除了草字頭，還有誰？昨日叫他們去伺候一天，倒把他捆了起來，說他偷了煙壺，要送北衙門。跟去的人再三央求，他們的人做好做歹，賠他八□吊錢，寫了借條，才放出來的。」

今日將我們的衣服全當了，才得六□吊，又借了五吊錢，哈回回尚欠我們幾吊錢，偏又遇他不著。如今求大老爺賞□五吊錢，了此事罷。」奚□一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，橫豎明日才還他。我們坐一坐，到潘三爺舖子裡開張票子就是了。」天香道了謝，便與奚□一在一處坐著閒談。

原來天香去找哈回回，哈回回有個姪兒與天香有些瓜葛，見他叔叔不在家，便留在舖子裡吃了兩小碗牛肉，五六個饅頭，做了一回沒要緊的事，也給了他兩吊錢。那曉得那個小回子才生了楊梅毒，尚未發出來，這一回倒過與天香了。天香此時後門口覺得焦辣辣的難受，要想奚□一與他殺殺火。奚□一見天香情動，便也高興，兩人不言而喻，鬧了一回，聘才尚未回來。

奚□一本要同他到潘三處取錢，忽然跟中冒火，兩太陽疼脹，身子不快起來，便寫了一個飛字叫天香自取。奚□一即回家，頭暈眼花，扎掙不住。

脫衣睡了一夜，如火燒的一般，且下身疼得難受，把手一摸，濕淋淋的流了一腿，那東西熱的燙手，已腫得有酒杯大了。

口中呻吟不已。菊花一夜不能安睡，明日見了那東西，嚇了一跳，忙問其緣故，奚□一不肯直說，只推不知為什麼忽然腫起來。菊花道：「請個醫生來看看罷。」奚□一道：「唐和尚就很好，專醫這些病症。」菊花便打發人去請。

原來唐和尚這幾天見得月氣色不正，指甲發青，知他受了毒氣，使用了一劑攻毒瀉火的瀉藥，昨日已瀉了好幾遍，適奚□一來承受了，由醫經直入心經。奚□一身子是空虛的，再與天香鬧了一次，而天香又新染了哈小回子的瘡毒，也叫奚□一收來。兩毒齊發，甚為沉重。少頃，和尚來問其得病之由，奚□一只將天香的事說了，診了脈，也用一劑瀉藥。誰知毒氣甚深，打不下來，一連三日，更加沉重。腫潰處，頭已破了，奚□一苦不可言，只得又另請醫生，要二百金方肯包醫。一面吃藥，一面敷洗。誰知那個醫生更不及和尚，又沒有什麼好藥，越爛越大，一個小和尚的腦袋已爛得蜂巢一樣，臭不可言。奚□一又睡不慣，只得不穿褲子，單穿套褲，坐在凳子上，兩腳揷開，用兩張小凳擱起，中間掛下那個爛茄子一樣的東西，心上又苦又急。

菊花見了，好不傷心，又不敢埋怨他，只得求神許願，盡心調治。換了兩三個醫生，倒成了蠟燭卸。還是唐和尚知道了，用了上好的至寶丹敷了，才把那個子孫椿留了一寸有餘。後來收了功，沒頭沒腦，肉小皮寬，不知像個什麼東西，要行房時，料想也不能了。此是奚□一的淫報。

無事不成巧，說起來真可笑。卻說潘三店內有個小伙計，叫許老三，只得□六歲，生得頗為標緻。潘三久想弄他，哄騙過他幾次，竟騙不上手。那孩子有一樣毛病，愛喝一鍾，多喝了就要睡。正月□五日，眾伙計都回家過節，潘三單留住了老三，在小帳房同他喝酒。許老三已醉了，在炕上睡著。

潘三早安排了毒計，到剃頭舖裡找了些剃二回的短髮，與刮下來的頭髮，藏在身邊，乘他醉了，便強姦了一回，將頭髮推進，已後叫他癢起來，好來就他。那許老三醒來，已被他奸了，要叫喊時，又顧著臉，只得委委屈屈受了。

誰知從此得了毛病。明知上了潘三的當，放了東西，心中甚恨，忍住了仍不理他。潘三自以為得計，必當移舟就岸，那知許老三懷恨在心。他有個姐夫周小三，即與潘三趕車，為人頗有血性，倒是個路見不平撥刀相助的朋友。

許老三上當之後，即告訴了姐夫，姐夫即要與潘三吵鬧，倒是老三止住了，商量個妙計報他。

明日老三回家，他無父母，有兩個哥哥，一行開的小酒店，賣些燻肉香腸，一個是遊手無賴，在雜耍班裡做個鬥笑的買賣，叫把式許二。他那姐姐也在家。就將他上當的事講起來，恨如切齒，誓要報仇。他二哥聽了，即脫下衣裳，便要跑去打架。

大哥拉住了，道：「不是打架的事，且商量。去邀了李三叔來，是他薦去的，我們講理去，看他怎樣？」三姐說道：「打架固不好，講理也不好。這又沒有傷痕，難道好到刑部裡去相驗麼？依我想個法子，也叫他受用一回，叫他吃個悶虧，講不出來。」

那老大、老二道：「妹子倒說得好，他是個四五□歲人，怎樣叫他吃這悶虧？」三姐笑道：「待我慢慢的想著。」原來那三姐才□九歲，生得□分標緻，而且千伶百俐，會說會笑。若做了男子，倒是個有作為的，偏又叫他做了女身。想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我倒有個妙計，就是沒有這個人。」那老二道：「要與兄弟報仇，就到水裡去，火裡去，我肯的。」三姐道：「這件事用你不著，而且與你講不得。與你講了，你要說出來的。」

老二發氣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既要賺人，難道還對人講？」三姐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就是沒有這個人。」老大想道：「你嫂子不中用，引不動人，且回娘家去了。或者請了王八奶奶來，不然請葛家姑娘？」三姐道：「不好。這些門戶中人，非親非戚，他們也未必肯來。況且潘三認得這些人。」

老二笑道：「妹子，我們都是親哥兒姊妹，既與兄弟報仇，也應出點死力。那天何妨就將你做個幌子，難道真與他有什麼緣故？只要我們留點神，快快走進來就得了，橫豎妹夫也要請來的。若訛著了錢，還是自己家裡人分用，不比謝外人好些？」

三姐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放狗屁，你何不等二嫂子來做幌子？」老二笑道：「還沒有娶回來，誰耐煩等這一年半載。若已經娶在家裡，怕不是就用他，還來求你？」

老大聽了，可以報得仇，還可以訛得錢，便也勸道：「老二這句話，倒也講得在理，除妹子，卻無第二人可做。但是做了之後，老三是不要說了，就是妹夫，這個鍋也砸定了。」三姐道：「那倒不妨，三吊錢一月，別處也弄得出來。這件事既商議定了，倒要趁早，你們去將你妹夫叫來。大家說明，也要他肯。」去叫周小三來家，三姐將方才商量的話說了，周小三無有不依，定於後日晚間行事。

過了一夜，明日老二到潘三處搬老三的鋪蓋，潘三知事發了，心中有些懼怕，只得將言留他。經周小三力勸，留下鋪蓋，把老二勸回。潘三感激小三不盡，謝了小三，小三道：「三爺如果真心要提拔我的舅子，明日我去勸他來。這孩子糊塗，我開導他幾句，他就明白了。明日倒有件湊巧事，不曉三爺肯賞臉不肯？」潘三道：「什麼話！你雖與我趕車，也是伙計一樣。你既這麼懂交情，難道我還有什麼不依的？」小三道：「三爺若肯賞臉，那好說了。」又道：「明日是我妻子的生日，家內也沒有一個親戚，老大、老二明日有事不能來，老三是來的。明日晚上，我請三爺到我家裡去坐坐，趁老三在那裡，當面說開，我叫他跟了回來就是了。」潘三喜極，說道：「很好，你如完全了這件事，我重用你。我每月加一吊錢。」小三道：「這更多謝三爺。」到了明晚，小三跟了潘三步行回家，潘三就堂屋坐了，小三進去，送出一鍾茶來。潘三道：「今日既是你奶奶的生日，我應該祝壽的，請你奶奶出來見個禮。」小三道：「祝壽是不敢當。我受了三爺這樣恩典，我叫他出來磕頭。」

便「三姐、三姐」的叫了兩聲。聽得裡頭答應了，這又嬌又嫩的聲音，就覺入耳。潘三聽得咕咕咯咯的高底響，到了門後，手望門上一扶，露出兩個銀指甲道：「要什麼？」小三道：「三爺初次來，你也該出來見個禮。況且三爺是有年紀的人，父母一樣，不要害臊。」三姐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廚房有事，還沒有淨手。老三嘴饞得很，不能幫我也罷，我裝一碟，他到要吃半碟。」又笑了一笑，便進去了。潘三聽了，已有些軟洋洋的起來，心中想道：「好個聲音，不知相貌怎樣，若像他兄弟就好了。」小三拖開桌子，擺了三面。老三先拿酒壺、兩個酒杯、兩雙筷子來，隨後又送出四個碟子。潘三見是一碟醃肉一碟熏魚，一碟香腸，一碟麵筋。小三斟了酒，兩人坐了。潘三道：「老三也可叫他出來坐坐。」小三即叫老三出來，老三道：「我不喝酒。」潘三道：「老三，來，來，來！喝一鍾。」

老三不理，又進去了。小三道：「他幫著他姐姐弄菜，少停肯來的。」老三又拿出兩碟兩碗，一碟是炒豬肝，一碟是炒羊肉，一碗燴銀絲，一碗炸紫蓋。

兩人已吃了一會酒，只聽得打門之聲，又聽得連叫兩聲「小三！」小三即忙去開門。潘三聽得一聲「了不得了！」倒吃了一驚，又聽說了好些話。

小三道：「我就來。」那人道：「同走罷，不要耽擱了。」

小三進來向潘三道：「三爺請坐坐，我叫老三來陪你，我要出去勸解一件事，就回來的。」潘三道：「我也走罷。」小三道：「忙什麼，我即刻回來的。」潘三心上為著老三，正好等小三去了，招陪他。口雖說走，身卻不動。小三叫老三出來，老三終是不肯。小三罵了一聲：「糊塗小子！」只得叫聲：「三姐出來。」三姐到門後道：「又做什麼？」小三道：「你二哥又鬧了事，要我去勸解。三爺在此，老三又不肯出來。我想三爺五□來歲的人，你做他女兒還小，你大方些，出來陪陪，我去就來。」三姐道：「我不會陪，我是婦人家，適或簡慢了三爺怎好，三爺還是要怪你的。」潘三聽了這幾句話，已覺得魂消，巴不得他出來，便接口道：「奶奶好說，本來要與奶奶祝壽，請出來！」潘三已站起了。

三姐笑將出來，潘三見了，神魂消蕩。見他是瓜子臉兒，一雙鳳眼，梳了個大元寶頭，插上一枝花。身上穿件茄花色布衫子，卻是綠布洗了泛成的顏色，底下隱約是條月白綢綿褲。絕小的一對金蓮，不過三寸。身材不長不短，不肥不瘦。香噴噴一臉笑容，對了潘三福了一福。潘三見了，色心已動，連忙還禮，請坐下，他卻不坐，對小三道：「你快些回來，省得三爺等得不耐煩。」小三應了，到了外邊說道：「頂快也要二更天才得回來，去有五六里路呢。」說著忙忙的去。三姐出去關門，進來坐下，潘三便笑迷迷的道：「奶奶今年貴庚了？」三姐道：「□九歲。」即叫聲：「三爺，我們那小三是粗鹵人，有伺候不到處，多蒙三爺的恩典，常常照應他。窮人家沒有孝敬的東西，就這一點心。酒是喝不醉，菜是吃不飽的。」便裊裊婷婷的執了酒壺來，斟了一杯放下。

潘三樂得受不得，便道：「奶奶何不請坐過來。要你這麼勞動，心上不安。」三姐笑了一笑，即叫聲：「老三，三兄弟，你出來。」老三道：「我不來，你陪他罷。」三姐笑道：「你不來陪你的人，倒要我替你陪，那裡有這樣倔強的孩子，怪不得人要暗算你。」潘三聽了這話有因，即道：「小三在我家，也是親人一樣，奶奶就坐坐，諒也無妨。」三姐道：「我坐在這裡，也是一樣。」潘三道：「奶奶坐著雖是一樣，但到底離遠些，不好說話，請過來坐罷。」三姐起一起身，微微的笑著，又坐下了。潘三便起身斟了一杯酒，送到三姐的身邊道：「我敬奶奶一杯。」三姐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三爺請自飲。」口雖說，已接過來，道：「怎麼倒要三爺敬酒！」便一飲乾了，就走近桌邊，把杯子用手擦了一擦，也斟上一杯道：「三爺請喝這杯。」潘三已經心醉，喘吁吁的道：「敢不領奶奶的盛情！」接過杯子，順手將他手腕上一捏，三姐低了頭。潘三喝了，捺不住，便搭著三姐的香肩，說道：「奶奶請坐，不要站疼了小腳。」三姐微笑，也不坐了過來。潘三道：「小三天天不在家，奶奶家裡還有誰，可不孤另麼？」三姐道：「向來有個老婆子，這兩天又走了，還沒有僱著人。」潘三道：「今日要奶奶親手自造，我卻造化多了。」便又斟了一杯送過來。

酒已完了，三姐道：「沒有酒有，兄弟你去打半斤好燒酒來。方才這酒淡，你上大街去買，你不要嫌路遠，又在小鋪裡買來。」老三答應，亦不點燈，趁著月色去了。三姐道：「我關了門，他到大街上去，有一會呢。」潘三見他去關門，心中想道：「可以下手了。這婆娘很有勾我的意，我不可辜負他。」三姐進來坐了。潘三此際慾火中燒，臉皮發赤，走過來道：「奶奶再飲這一杯。」便挨近了，在凳邊坐下。三姐故意要走開，潘三即扯住袖子，三姐低著頭只顧笑。潘三心迷意亂，大著膽放下杯子，雙手抱住。三姐道：「三爺，你抱我做什麼？」把眼一睜，潘三忙道：「我的媽，你兒子也不曉得要做什麼。」便將三姐抱在膝上，想要親嘴。

三姐將手隔過，道：「使不得，三爺你好不正經，調戲良家婦女。我若喊起來，你就沒臉了。」潘三道：「我的娘，你施點恩罷！」三姐道：「你真看上我？好便宜，那裡有這麼容易的事情！你把我太看輕了。」潘三道：「奶奶，你要肯施恩，你怎麼說怎麼好。」三姐一手推他的臉，一手把住他的手，摸他的金鑊子。潘三明白，心上想道：「他想這個，也顧不得了。」即除下來道：「奶奶，你肯行好事可憐我，我就將鑊子送你，已後還要大大的謝你，也加小三的工食錢。」三姐接了鑊子，套在自己手上，笑道：「多謝你，我如今依了你，你卻不要告人。」潘三連聲答應，想扯他的褲子，三姐即忙跳下道：「房裡來！」說罷先走，潘三隨後跟了進去。到了炕邊，三姐道：「你把長衣脫了，就在炕沿上頑一頑罷。」

三姐先坐在一邊，潘三把長衣解開，扯了褲子，正想挨擾來，忽聽得背後腳步響。回頭一看，嚇了一跳，連忙掖了褲子。只見周小三已到前面，大喝了一聲，一把揪住，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忘八蛋，原來你竟不是人！」潘三嚇得目瞪口呆。三姐忙說道：「潘三爺方才要小解找溺壺，你當是什麼？」小三忙道：「沒廉恥的婊子，一見爺們就搭上了，還要在我面前遮飾！溺壺在你身上呢？」三姐嚷道：「你別撒賴誑人。」小三道：「他□了你，倒說我撒賴。講是講不清的，我們到街坊上去評理。我好意請你喝酒，你到要□起人家的堂客來！」一面拖著潘三要走。潘三急了道：「小三，不要這麼著，有話好好的說，原是我不是了，不應進你內室。但我們多年相好，你也容點情，沒有不好說的話。」小三道：「還有什麼話說，我這媳婦也不要了。我將你們兩個人送到官，憑官斷，斷與你也好，斷與我也好，我們在這裡不必講。」三姐在旁裝作啼哭，潘三無法，只得軟求。三姐罵道：「你窮昏了！我做了什麼事，你想斷離了我麼？你送到官，我也有得說的。」一面飛了個眼與潘三，潘三道：「小三放手，我們有話好商量，我是沒有不好講。」小三道：「講什麼，我這個人不要了，你拿一千兩銀子來，饒了你罷。」潘三道：「要銀子也好說的，放了手。」小三道：「放手好便宜！」翻將潘三按將下來。

潘三道：「奶奶，你勸勸。」小三道：「你想罷，你願出一千銀子，你就乖乖的答應送來。你不願，我就捆你起來，送你到官。」潘三道：「我願，我願！但如何要得一千銀子？我身邊有三百吊錢的票子，給你罷。」小三道：「三百吊錢算什麼？」三姐道：「你也摸摸良心，三爺待你這樣好，今日就算他錯了，你也須看他往日情分。你若知恩報恩，難道三爺真不懂得好歹麼？」潘三道：「奶奶說得是，我是最懂交情的。小三，我們留個相與，我那一天不可照應你，何必定要今日？」小三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倒說明了，橫豎人也被你頑了，一回也是頑，一百回也是頑，我這綠帽子是扔不下了。你先拿三百吊來，以後每月再給六□吊錢，你依不依？」潘三道：「我依！我依！」小三把手一鬆，潘三爬起，將錢票送出，穿好了衣賞。三姐對小三道：「你點燈送三爺回府去罷，他受驚了。」小三笑道：「三爺不要害怕，我們是頑笑的。」潘三方放了心，心中尚突突的跳，說道：「好頑笑，這個只好一回。」小三道：「以後憑你老人家怎樣，再不頑笑了。」潘三方定神。小三去點燈，三姐道：「你明日早飯後來，我有好處給你。」潘三沒有做成，聽了這話，又喜歡起來，連連點頭。小三領了潘三出去，三姐在後扯扯潘三的衣服，又低低說了「明日」二字。潘三樂極回家，明早即打發小三下鄉有事。

吃了早飯，到了小三家，見門不閉，推了進去。見三姐坐在屋裡，引著小狗兒頑。潘三咳嗽一聲，三姐滿面堆下笑來。

潘三道：「昨日幾乎唬死我。」三姐道：「他不過想錢罷了，他真心要拿你？」潘三道：「屋裡沒有人？」三姐道：「有什麼人？」潘三道：「我去門了門。」三姐道：「今日天氣暖，脫了衣服爽快些。」又道：「溺急了。」跑到後院子去小便，回頭對潘三道：「你先脫光了罷，進被窩去。」潘三不敢不遵，剛脫下身來，見三姐笑盈盈的兩手提著褲子進來，潘三放心脫光了，上炕扯了被窩蓋了身子。三姐也走到炕邊。

潘三道：「快些來罷！」要來扯他，三姐笑道：「關了房門。」剛轉身，只聽得外面嚷道：「做的好事！」一陣腳步響。潘三一聽，魂不附體。只見周小三領著他兩個舅子，拿著雪亮的刀，又有一條粗麻繩，上前將潘三按住，拉下炕來。許老二一連三四拳，罵道：「你這狗雞巴□的，□了我的兄弟，還想□我的妹子。」潘三只得在地下叩頭。小三道：「我昨日饒了你的狗命，你今日又來送死。」便把潘三捆了。潘三光著身子，只是哀求。許老二道：「你會□人的屁股，老爺子也要□你的屁股。」潘三著急，苦苦求饒。那三姐在旁笑得打顫。只見他二哥伸出個中指頭，像個小黃蘿蔔一樣，到油罐裡蘸了些油，在潘三屁股裡一搵，潘三「哎喲」連聲。許老二解開一個紙包，拿那藥與頭髮，搵了兩三回。潘三口內呻吟，雙腳亂掙。幸虧他的肛門老蒼，沒有搵出血來。許老二搵完，放了潘三。潘三只是發抖。許老大道：「潘三，你知罪麼？我好好一個兄弟，被你強姦了，就天理難容。你還放了些東西，叫他一世成了病，做不得好人。所以我們今日也還個禮，叫你也做個驢頭風，你說該不該？」

潘三俯首無詞，穿了褲子鞋襪，然後向小三說道：「你既然是為人報仇，就不應要我的錢。」小三道：「要你什麼錢？」潘三道：「非但錢，還有八兩重的金鑊子。」小三道：「你回去與我打官司就是了。」三姐道：「潘三，你要打官司早些說，我好習學口供，省得上堂時說得不好。」潘三一人，如何鬧得過他們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後門口又火焦火辣的難過，遂欲穿衣。周小三上前奪下道：「你還想穿衣出去麼？」三姐道：「給他罷，遮遮他那個狗臉。」潘三穿了衣裳，往外便走。聽得三姐笑道：「潘三轉來，你明日有空再來走走，我找個東西與你殺殺癢兒。」那三個拍著手哈哈大笑，潘三又羞又氣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那兄妹夫妻四人猶大笑了一會，三姐道：「這潘三也被我們收拾苦了，虧二哥能下這毒手。」老二道：「我還沒有使勁，恐怕挖了他的腸子出來。」三姐道：「那三百吊錢，我有個主意，不知兩位哥哥肯依不肯依。」老大、老二道：「這件事是妹子的功勞，憑妹子怎樣，我們無有不依。」三姐道：「將一百吊錢給你妹夫，叫他做本錢，也不必趕車了。二哥你使三□吊，大哥你也使三□吊。這一百四□吊，留與三弟將來做本錢，你們找個舖子，與他生息。這錢是因他來的，自然他應多些。」

那兄弟兩個都說「很是。」小三今早將這票子，民間潘三對了外票，是預先商量停妥的，便拿出來交與三姐。三姐分派定了，又說道：「倒是三兄弟的毛病要緊，與他治好了方好。」

許老大道：「這個有什麼方法？」三姐道：「我聞得吃蕎麥麵，便可除肚裡吃下的豬毛羊毛。你把這蕎麥麵做了湯元，包些糖，不要煮熟，帶生的與他吃，吃兩天試試。或者可以撒得出來。」那二人道：「這個最容易，我們回去就做些與他吃。」又坐了一坐，弟兄二人拿了錢也自回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